



曹植〈九愁〉之屈原書寫與自我照映 ——兼論曹植之創作新意

許瑞哲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

屈原與曹植都是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文人，屈原創作楚辭，影響後世深遠，而曹植也受到屈原的影響。

曹植〈九愁〉是代替屈原訴說被君王放逐的心聲，從中也透露曹植自己的心境。本論文首先透過文句分析，論證曹植的〈九愁〉是書寫屈原第二次被放逐的經過。其次討論曹植〈九愁〉寫屈原被讒邪之人迫害，而君王不諒解，他被放逐離開都城時，是如何的抒發情志，並且表現出他效忠君王，說明自己的心意，而在作品裡，也寫主人翁在失意時，會神遊於天地之間，行走於山林之中。最後，說明由於曹植與屈原的處境不同，而〈九愁〉有曹植的新意。

曹植創作〈九愁〉，是藉著書寫屈原的遭遇，表達出曹植的內心情感，並有他的特色，可見此篇文學作品是有其重要的意義。

關鍵字：曹植、九愁、屈原、楚辭。



Cao Zhi Wrote Qu Yuan in the " *Jiǔ Chóu* " and Wrote Himself-Concurrently on Cao Zhi's Creative New Ideas

Jui-Che Hsu*

Abstract

Qu Yuan and Cao Zhi are both important literati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Qu Yuan's creation of The Songs of the South influenced the later generations, and Cao Zhi was also influenced by Qu Yuan.

Cao Zhi's " *Jiǔ Chóu* " is a substitute for Qu Yuan's voice of being exiled by the king, and he also revealed Cao Zhi's own state of mind. This thesis firstly analyzes the sentence and argues that Cao Zhi's " *Jiǔ Chóu* " is the second exile of writing Qu Yuan. Secondly, in the discussion, in the " *Jiǔ Chóu* ", Cao Zhi wrote that Qu Yuan was persecuted by the bad guys, and the king did not understand, and when he was exiled from the capital, how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and expressed his loyalty to the king, indicating his own mind, and In the works, he also wrote that when the master was frustrated, his spirit traveled between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nd walked in the mountains. Finally, it is explained that because of the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Cao Zhi and Qu Yuan, the " *Jiǔ Chóu* " has the intention of Cao Zhi.

Cao Zhi's creation of " *Jiǔ Chóu* " is to express Cao Zhi's inner feelings through writing the experience of Qu Yuan, and has his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literary work has it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Keywords: Cao Zhi, *Jiǔ Chóu*, Qu Yuan, Chu Ci.



壹、前言

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被記載的文人，而曹植是魏晉時期的重要作家。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後敘》論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¹屈原的人格、行為，以高尚著稱，超越眾人。王逸又論屈原作品影響後世文學：「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文人傾慕屈原的高潔，喜愛他的作品，又哀傷他的不遇，並感懷他的心志。後世作家藉由文學作品描摹屈原的心境，甚至因此抒發其個人的情感。至於曹植的賦作，吳質〈答東阿王書〉中給予的評價是「賦頌之宗，作者之師」。²曹植辭賦的成就之高，同時代的作家也相當敬重。而曹植的文學淵源，吳淇《六朝選詩定論》說：「子建之詩，隳括《風》、《雅》，組織屈、宋」³，其中的「組織屈、宋」，就說明了曹植有向屈原學習之處。

丁晏《曹集詮評·陳思王詩鈔原序》說：「觀於〈洛神〉、〈九詠〉，屈靈均之嗣聲。」⁴曹植辭賦與《楚辭》密切相關，有屈騷之遺韻。曹植的賦作裡，有多篇明顯承繼《楚辭》而來，例如丁晏所舉的〈洛神賦〉，淵源於屈原〈離騷〉求女情節，而〈九詠〉一篇，則是來自屈原〈九歌〉。周建忠《楚辭論稿》說：「曹植作品作為一個獨立的自覺的文學創作，楚辭的直接影響，顯然超過了繼承楚辭傳統的樂府、漢賦的間接影響。」⁵曹植對楚辭的接受，反映在他以九名篇的辭賦裡。在屈

¹ [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年），頁68。本論文所用《楚辭》之原文，均出自此書，其後不再注明出處、版本、頁數。

² [魏]吳質：〈答東阿王書〉，收錄於[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冊2，全三國文卷，卷30，頁10，總頁數1222。

³ [清]吳淇撰，江俊、黃進德點校：《六朝選詩定論》（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頁108。

⁴ [清]丁晏：《曹集詮評》，收錄於《曹子建集評注》（臺北：世界書局，1989年），頁227。

⁵ 周建忠：《楚辭論稿》（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70。



原、宋玉至曹植之間，以「九」名篇的賦作，有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崔琦〈九咨〉、服虔〈九憤〉、蔡邕〈九惟〉⁶，這些作家作品均為漢代之作，而曹植是魏晉時創作以「九」名篇辭賦的第一人，即〈九詠〉與〈九愁〉。

學者研究曹植的〈九愁〉、〈九詠〉，主要見於曹植集中，大多是對此二篇注析、評論，較少進行專題的探討。⁷但因〈九詠〉一篇，今本所見已經殘缺。⁸故本論文針對〈九愁〉進行研究。曹植〈九愁〉是繼承屈原、宋玉而來，以「九」名篇的作品。高秋鳳認為：

〈九歌〉、〈九章〉、〈九辯〉，以其命題特殊，風貌各異，故而後之好騷者，尤喜以九名篇，創為新作；或感懷屈宋故事，或藉之以洩一己鬱悶，間或以特愛楚聲，而為遊戲之作者：然大抵皆有心人，有意之作，非無病呻吟。

9

于浴賢《六朝賦述論》認為〈九愁〉：「全賦對屈原的身世經歷及〈離騷〉意境重新進行熔鑄和提煉，使內容既是代屈原陳辭又關合自己的處境，很好地表達了作者後期備受曹丕父子打擊迫害的艱難孤危處境和悲憤的心情。」¹⁰可見〈九愁〉即是高秋鳳說的：「感懷屈宋故事」以及「藉之以洩一己鬱悶」。依前所述，曹植〈九愁〉不只是寫屈原，更寫自己。

⁶ 詳見：高秋鳳：《《楚辭》三九暨後世以九名篇擬作之研探》（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下冊，頁235-242。

⁷ 據筆者所見，研究〈九愁〉之論文，僅見鄭剛佐：〈論曹植〈九愁賦〉的情感內涵〉，《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總第148期，頁105-124。而未見有針對研究〈九詠〉的論文。

⁸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說：「今本既從類書輯錄，已非舊式。」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524。

⁹ 高秋鳳：《《楚辭》三九暨後世以九名篇擬作之研探》，下冊，頁233。

¹⁰ 于浴賢：《六朝賦述論》（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49。



本論文題目包括曹植之「屈原書寫」與「自我照映」，表示筆者將解決以下問題：〈九愁〉在文字上是寫屈原，那曹植對屈原的書寫，是呈現哪些面向？至於曹植〈九愁〉是書寫屈原，而曹植與屈原的生命經歷，必有互相參照之處，由此可更進一步的討論，曹植是如何在書寫屈原的作品中，照映出他個人經歷，並抒發自己的情志？以下就「曹植〈九愁〉為屈原第二次放逐書寫之論證」、「曹植〈九愁〉之屈原書寫與自我照映」、「曹植〈九愁〉之創作新意」，分別申論之。

貳、曹植〈九愁〉為屈原第二次放逐書寫之論證

曹植〈九愁〉是書寫屈原之事，據曹海東《新譯曹子建集》分析：「此賦通篇代戰國時楚國詩人屈原陳辭，敘寫了屈原在楚頃襄王時，受姦人陷害而被頃襄王放逐江南的悲慘遭遇。」¹¹個人以為曹氏所言無誤，曹植〈九愁〉是描寫屈原在頃襄王時，第二次被放逐的經歷及其心境。但曹海東並未進一步申述二者之關係及緣由，筆者據曹、屈之作品，試論證如下。

自屈原從政開始，到投江之時，楚國歷任二位君王，即是楚懷王與楚頃襄王，他在兩位楚王在位其間，均遭遇到疏遠放逐。屈原第一次被疏遠，在《史記》〈屈原列傳〉記載：

（屈原）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¹²

¹¹ 曹海東：《新譯曹子建集》（臺北：三民書局，2017年），頁37。

¹²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卷84，〈屈原賈生列傳〉，頁2-3，總頁數983。



在上述引文中，透露幾件事，一是起初屈原備受楚懷王重用，不只擔任左徒，還讓屈原起草憲令，二是屈原受到上官大夫的讒害，楚懷王發怒而疏遠屈原。根據〈九章·抽思〉云：「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傅錫王注此句說：「屈原於懷王時初放，自郢都而來此」¹³，可知屈原被疏之處是在漢北。

其後，屈原第二次被放逐，《史記》〈屈原列傳〉載：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¹⁴

在此段引文裡，記載秦楚聯姻之事，秦昭王打算與懷王會盟，楚懷王有意前往，屈原勸告懷王不要前往，而子蘭認為懷王要到秦國。懷王仍然前往秦國，在武關中了秦軍的埋伏，秦昭王要求割地，楚懷王大怒不聽從。楚懷王最後死於秦國，回到楚國下葬。楚懷王的長子楚頃襄王登基，任命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責怪子蘭勸楚懷王到秦國，子蘭聽到大怒，就命令上官大夫向頃襄王進讒言，頃襄王大怒，放逐屈原。這裡面透露三件事，一是屈原有先見之明，勸阻楚懷王勿去秦國。二是楚懷王不信屈原，而是相信子蘭，選擇前往秦國，導致他喪命於秦國。三是頃襄王聽信上官大夫之語，而放逐屈原。根據〈九章·哀郢〉云：「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江是指長江，夏是指夏水，洞庭是

¹³ 傅錫王：《新譯楚辭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11年），頁115。

¹⁴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84，〈屈原賈生列傳〉，頁7-9，總頁數984-985。



指洞庭湖，可知屈原是被流放到江南之地。由此可見，楚王的不信任，以及讒小的陷害，都是屈原被流放至江南的原因。

〈九愁〉的寫作時間，黃守誠《曹子建新探》認為：

子建集〈謝初封安鄉侯表〉云：「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所當限齊……」而《文選》〈責躬詩〉李注云：「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師，待罪南宮，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第二十卷，頁二百六十二）而〈九愁賦〉首云：「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越引領之徘徊。」足見係《魏志》所略，於黃初二年，徙居京師，憂懷故居之作。¹⁵

由於黃守誠所言有據，故筆者從之。至於賦作的情志，曹海東《新譯曹子建集》認為：「此賦（〈九愁〉）在抒情寫意上繼承了屈原〈離騷〉、〈涉江〉、〈哀郢〉等作品的表現方法。」¹⁶曹海東特別標舉〈涉江〉、〈哀郢〉，相當有見的，因為〈涉江〉與〈哀郢〉二篇，記載了屈原第二次被放逐時，離開郢都，前往江南的行走路徑。而從曹植〈九愁〉文句之中，可以推知此是模擬屈原第二次被逐時的心境。曹植〈九愁〉云：「竄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泛舟」¹⁷。其中的「江介」，語出〈哀郢〉：「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此外，賦句的「泛舟」，在〈哀郢〉裡有云：「楫齊揚以容與」、「過夏首而西浮」、「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可知屈原此次流放，是乘船而行。曹植就將泛舟之事書寫其中。〈九愁〉又云：「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其中的「時王」，是指楚頃襄王，在〈屈原列傳〉就記載了頃襄王聽信讒言之事，而屈原〈離騷〉云：「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哲王指頃襄王，可見頃襄王的不覺醒。〈九愁〉再云：「念先寵之

¹⁵ 黃守誠：《曹子建新探》（臺北：雲龍出版社，1998年），頁279。

¹⁶ 曹海東：《新譯曹子建集》，頁42-43。

¹⁷ 本論文所引曹植作品之原文，均出自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其後不再注明出處、版本、頁數。



既隆，哀後施之不遂」，其中的「先寵既隆」，是指楚懷王相信屈原，任命為左徒，並為國家變法，而「後施不遂」，就指頃襄王對屈原完全無理發怒，不像當初楚懷王信任屈原那樣。從這些文句互相參照，可知曹植〈九愁〉就是描寫屈原第二次放逐之事。

參、曹植〈九愁〉之屈原書寫與自我照映

曹植〈九愁〉與屈原的關係，王琳《六朝辭賦史》說：「在建安文人中，子建的身份、經歷、個人志趣與屈原最為相似。……屈原的進取精神、高潔人格及其不幸的遭遇便引起子建的共鳴，他的〈九愁〉就是一篇這樣的作品。由於二人諸多的相似，形成此賦抒寫的內容既句句符合屈原又契合自我的特色。這樣寫來，既可避免迫害，又含蓄巧妙地抒發了怨憤。」¹⁸可見曹植作〈九愁〉，雖然是寫屈原之事，但他也將他自己的遭遇、處境，以及內心的哀傷、對當朝的忠貞，寫入其中。以下就「讒邪迫害，君王不諒」、「去國懷鄉，抒發情志」、「效忠君王，陳述自我」、「神遊天地，行於山林」，分別論述之。

一、讒邪迫害，君王不諒

屈原被迫害的經過，見載於〈屈原列傳〉，第一次因為上官大夫向楚懷王進讒，而被疏遠到漢北，第二次是子蘭從中作梗，而被放逐到江南。不只是這些邪佞的緣故，也因為君王的聽信讒言，屈原才會有這些遭遇。

屈原在作品裡寫到這些讒佞之人的言行，如〈離騷〉云：「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他們以己度人，對屈原懷有嫉妒之心。〈離騷〉又云：「眾女嫉

¹⁸ 王琳：《六朝辭賦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61。



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屈原說到他們因為嫉妒，散播對屈原不利的謠言。世人因為嫉妒，無法分辨好壞，遮蔽屈原的美好。屈原也擔心那些黨人會因為嫉妒而中傷屈原。

楚王不諒解屈原，此事屈原也寫在作品裡。如〈離騷〉云：「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齟怒」、「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前句的「荃」，指的是楚懷王¹⁹，楚懷王無法察覺屈原的忠心，反而相信讒言，對屈原發怒。後句的「哲王」指楚頃襄王²⁰，頃襄王在遙遠的深宮之中，無法醒悟。

曹植〈九愁〉寫屈原被讒邪迫害，而君王不能諒解，云：

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

在此句裡，曹植運用了〈惜往日〉句：「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而曹植在賦作裡寫屈原的處境，是楚王聽信讒人的虛假言詞，不去考察事實，而將屈原放逐到遙遠之地。此句反映了曹植自己的生命經歷，「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²¹曹植亦在〈求出獵表〉言：「臣自招罪釁，徙居京師，待罪南宮。」可見因為灌均向曹丕進奏，請治罪曹植，而曹植的命運是「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鄧城侯」²²，曹植被貶為安鄉侯，其後又徙封於鄧城，對於曹植而言，放逐的意味濃

¹⁹ 按：錢杲之《離騷集傳》云：「荃，未詳，舊說荃，香草，喻懷王也。」可見此處「荃」字指楚懷王。〔宋〕錢杲之：《離騷集傳》，收錄於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冊4，頁3，總頁數2281。

²⁰ 游國恩《離騷纂義》說：「哲王當係指頃襄王。」游國恩：《離騷纂義》，收錄於游國恩著，游寶諒編：《游國恩楚辭論著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冊1，頁345。

²¹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魏書·陳思王傳〉，頁561

²²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陳思王傳〉，頁561



厚。

〈九愁〉又云：

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於時王。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瞽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黨而妒賢，掉予濟乎長江。

在引言裡，曹植認為屈原因為他的忠心之言，卻被放逐，他實在是不會辜負君王的。而造成屈原面臨這種局面，就是世俗之人參差不齊，毀與譽怎麼會相同呢？他們的昏庸愚昧，又汲汲營營於私利，反而責怪屈原的奉公行事。他們結為朋黨，嫉妒賢者，使得屈原被放逐於長江。

屈原進諫之事，見載於〈屈原列傳〉，而在他的作品裡，也多次說到他的忠心，如〈惜誦〉云：「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哀郢〉云：「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屈原的忠心，是可以使蒼天為他作證，而他要以忠心事君，卻被他人的嫉妒心阻隔障蔽。屈原對於這些黨人，也是深惡痛絕，如〈離騷〉云：「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屈原抨擊世俗之人追求取巧，違背規則，追求不正當之事，又互相周合以為法度。〈離騷〉又云：「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因為世俗混濁不明，人們嫉妒賢者，他們遮蔽屈原的美好。而遠在楚宮中的頃襄王，因為讒小的阻絕，楚王也無法覺醒。

透過上述分析，可知曹植深知屈原被放逐的原因，就是他受到那些黨人的迫害，當朝的君王無法聽見忠臣的話語。由此再對照曹植的經歷，他除了被灌均所害，在〈黃初六年令〉寫到他受到小人所陷害之事：「以信人之心無忌於左右，深為東郡太守王機，防輔吏倉輯等任所誣白，獲罪聖朝。」其中的王機、倉輯，就是害得曹



植必須離開鄴城，貶往他處的原兇。曹植在此處，就是藉由書寫屈原的被放逐，抒發自己不幸的遭遇。

二、去國懷鄉，抒發情志

屈原被放逐到江南，離開楚國郢都的經過，見於〈哀郢〉：「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鼃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他要與故鄉分別，前往遠方，沿著長江、夏水而下，他出了國門而心有所懷，在甲日的早晨行動，從郢都出發，離開閭里，但他的內心恍惚，不知此行的盡頭在哪裡。他搖擺著船楫緩慢前行，哀嘆他可能無法再見到楚王。而在曹植〈九愁〉云：

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超引領之徘徊。……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悴。

曹植在此處，描寫了屈原被放逐的心境，認為屈原感嘆當年他離開楚國的心情，難以忘懷，內心哀怨悲憤。當他到了楚國的邊境，仍然伸長脖子張望，四處徘徊。他登上高大的丘陵，遠望郢都，心中愁困哀傷。曹植把屈原離境之後，其心緒中的離思、哀情，表達出來。其中的引領徘徊、登陵反顧，屈原在作品裡也有書寫，〈哀郢〉云：「登大墳而遠望兮」、〈涉江〉云：「乘鄂渚而反顧兮」，透過登丘望遠、在沙洲中回頭張望，都表現出屈原在江南之地，對於楚國、楚王的懷想，他翹首盼望，期待著回到楚國之時。

曹植〈九愁〉又設想屈原被流放之時的所思所感，云：

感龍鸞而匿跡，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泛舟。思孤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嗟大化之移易，悲



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繼懷，恆慘慘而情挽。曠年載而不回，長去君乎攸遠。

曹植認為屈原會有感於龍鳳都銷聲匿跡，就像自己不能留在城中。他被流放至廣闊的江南，獨自一人乘舟浮游。想到自己的孤單悲愁，哀傷自身，隨水而行。怎麼上天如此明晰，卻使他的命運多變無常。屈原感嘆環境的變化，悲傷他的性命有如此的遭遇。內心哀愁憤恨不斷，其憂戚的心情難以平復。長年無法回去郢都，離開君王的時間已經很久了。參照屈原的作品，曹植設想屈原有此種感懷，是有其依據的。如〈哀郢〉云：「皇天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即是賦句的「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歸結於上天的不明，而使他遭遇流放的命運。又如〈離騷〉云：「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時局的變化無常，又哪裡可以久留，即賦句之「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再如〈哀郢〉云：「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屈原九年無法回到郢都的處境，就是賦句之「曠年載而不回，長去君乎攸遠」。

此處也反映出曹植的經歷，在《三國志·魏書·陳思王傳》有載：「文帝即王位……植與諸侯並就國。」²³在黃初元年，曹丕即位，而曹植是以分封的形式，前往他的封地，但是在黃初二年，被監國謁者灌均彈劾，而前往鄴城，其後被貶為安鄉侯，之後改封鄧城侯。王巍《曹植集校注》說此賦：「描寫了他（按：指曹植）離開京都時那種眷戀而又不被君王所理解的悲痛之情。作者注重用委婉曲折的筆法表現其錯綜複雜的心理。」²⁴安鄉，今河北省。鄴城，今河北省。鄧城，今山東省。可見曹植還是安鄉侯時，尚在鄴城裡，但他改封到鄧城時，就必須離開鄴城。黃初二年的離城，不同於黃初元年的就國，曹植是以貶謫之臣的身份出城。此賦作於黃初二年，因此賦中有描述他離開都城的心境，即是離情依依，又對自身的不幸感到哀傷。

²³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陳思王傳〉，頁561

²⁴ 王巍：《曹植集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207。



三、效忠君王，陳述自我

屈原對君王的忠心，經常表達在他的作品裡，例如第一次被疏遠時，他所作的〈惜誦〉就有五次言忠：「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群而贅疣」、「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屈原的忠心之言，可使蒼天為他作證，他以忠心事奉君王，卻被讒小驅離，當作多餘的腫瘤。而思念君王的人，非屈原莫屬了，屈原也因此忘記自己出身貧賤。屈原盡忠，為何遭受到如此的責罰，這不是他想要的結果，他曾經聽聞忠心會受到怨恨，他以為是言過其實，但幾次經驗之後，他終於相信了。從這些文句中，可見屈原的忠心耿耿，對楚王是一片忠心。

曹植〈九愁〉描寫屈原的忠心：

眷浮雲以太息，願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偷樂²⁵，信舊都之可懷。……雖危亡之不豫，亮無遠之君心。……履先王之正路，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干媚而求親。

在「眷浮雲」句中，用了「登階」的意象，屈原在〈惜誦〉曾說：「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登階，不只是向上登天，更有向上攀升而親近君王之意。但是屈原卻無法做到，因為他仍然保有以前的樣態。而在〈九愁〉裡，就明言屈原向天上的浮雲嘆息，期望向上攀登卻無階梯可用。屈原不是追求虛榮而苟且享樂，他心中仍然懷念郢都。這些危害屈原之事難以預知，但他絕對沒有想過要離開君王。至於賦中說到屈原要楚王跟隨前代聖王的正道，不去行走偏僻的小徑，他知道冒犯

²⁵ 偷樂，趙幼文《曹植集校注》案：「偷或作偷。〈離騷〉『惟黨人之偷樂兮』」。筆者以為，此賦為擬屈之作，作偷為宜。



君王會招致責怪，他也不恥於諂媚而求得親近。

曹植設想屈原的此種想法，屈原在〈離騷〉有說：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屈原認為堯舜的行為光明，行走在正確的大道上，而桀紂的自大猖狂，走在小道上而窒礙難行。那些結黨之人苟且享樂，其道路也是陰暗且不便行走。屈原不怕身處危險，他擔心的是楚王的敗亡，他在君王前後奔走，期望楚王能跟隨前代聖主的腳步。曹植〈九愁〉透過書寫屈原的忠心，也表述了自己對當朝的心意。此處舉曹植作於曹叡太和年間的〈求自試表〉為例，就說：「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可見曹植忠於當朝，從未改變。明人沈嘉則評云：「遭讒受誣，以致放逐，而瞻天戀闕之忱，耿耿不替。至於貞心亮節，矢志靡他，又可為臣子處變之法也。」²⁶曹海東也說：「全篇充盈著忠君愛國之意，洋溢著孤苦哀怨之情。此賦借題發揮，句句寫屈原，卻句句又是自傷：賦中的屈原形象的後面明顯晃動著作者自身的影子。」²⁷沈嘉則、曹海東均說明了曹植也是受到讒毀誣陷，而遭到遭逐，但他對當朝的忠心，是不曾改變的。

四、神遊天地，行於山林

在《楚辭》裡，屈原描寫他神遊天地的經過，如〈離騷〉三次神遊，在〈九歌〉中也有神靈遊歷天地，即使以寫實著稱的〈九章〉，亦有神遊描寫，如〈惜誦〉云：「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涉江〉云：「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

²⁶ 沈嘉則語，見趙幼文：《曹植集校注》，頁256。

²⁷ 曹海東：《新譯曹子建集》，頁41。



而不顧」、〈惜往日〉云：「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都是夢遊、神遊的書寫。曹植〈九愁〉裡也有描寫屈原神遊：

御飛龍之婉蜒，揚翠霓²⁸之華旌。絕紫霄而高鶩，飄弭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倚傾。驂盤桓而思服，仰御驥以悲鳴。紆予袂而長涕，僕夫感以失聲。

曹植描寫屈原驅駕著婉蜒的飛龍，揚起雲霓之旌旗，穿過紫色雲氣而高飛，在天庭裡緩慢飄行。他撥開雲彩向下觀看，察看九州各個不同的形狀。當他看到南方郢都，楚地已經荒蕪而傾頹。龍馬因為而盤旋不前，仰起頭首，哀而悲鳴。屈原舉起衣袖擦拭涕淚，駕車的馬夫哀傷痛哭。曹植此段，明顯取用自〈離騷〉的神遊情節，如「御飛龍」句借鑑〈離騷〉的「駕八龍之婉婉」、「揚雲霓之晻藹」，至於「披輕雲」以下數句借鑑〈離騷〉的「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屈原在〈離騷〉裡，運用神遊天地的描寫，一來表現現實世界的困頓，二來說明他脫離世俗的無拘無束，而在神遊之時，往下一瞥，龍馬與僕夫不再前行，而作為驅使他們的屈原，其內心是更加不捨與難過，這是藉由他人的情感，凸顯自己在情感上的激動。曹植在〈九愁〉中，化用〈離騷〉文句，不只是寫屈原，也是寫他自己的心境。黃水雲《六朝駢賦研究》就分析云：「作者的感情是強烈的，為了表現這種瀆激而強烈的感情，作品特別善於把現實敘述和幻想的描繪交織起來。……在這種幻想和現實相互交織的描述中，作者那種走投無路的苦悶。無法排解的矛盾，便得到了真切的展示。」²⁹曹植因為灌均等人的讒毀而被貶謫，必須離開鄴城，在他的內心情感，想必是對這些小人相當不滿，他期望能神遊天地，擺脫困境，但他對當朝的忠心，又使他無法忘懷，這些內心悲悽，均透過文字，寫入其

²⁸ 翠霓，原文作「電」，趙幼文《曹植集校注》認為：「作霓字是」。

²⁹ 黃水雲：《六朝駢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61。



中。

屈原在他的作品裡，也有寫景以抒情，例如〈涉江〉，云：「入溱浦余儻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屈原進入到溱水岸邊，在此徘徊，不知道他要往何處前進。林木深邃而幽暗，是猿猴的居所。山嶺高聳，遮蔽了日光，山下陰暗且經常下雨。細雪無止盡的紛紛落下，細雨綿綿的落在屋簷。屈原哀嘆他的一生將失去快樂，獨自一人身處山中。在此處，屈原不只用幽暗深林、高山蔽日、雨雪紛飛等景色，襯托心境，末句更明言了他的孤獨。而曹植在〈九愁〉裡，也用此種筆法，云：

顧旋復之無軌，長自棄於遐濱。與麋鹿而為群，宿林藪之葳蕤。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踐蹊徑之危阻，登岩嶢之高岑。見失群之離獸，覲偏棲之孤禽。懷憤激以切痛，著回刃之在心。

曹植說到屈原被放逐於江邊，跟麋鹿一同相處，居住在草木叢生的深林裡。在這冷清的原野裡放眼望去，千里空曠無人跡。人們必定要走向死亡，何必終身苦痛呢？屈原走在險阻的小徑裡，登上陡峭的高山，看見離群失散的野獸，又見棲息在旁枝的孤單禽鳥，內心憤恨切痛，心如刀割。在此段引文，與〈涉江〉互相參照，都是透過景色，如「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見失群之離獸，覲偏棲之孤禽」，引發內心的孤獨、失落等情感，而在文中表示了這種情感，是「著回刃之在心」，描寫相當生動。趙幼文《曹植集校注》說：「此賦曹植鋪敘自身所經歷的困窘境遇，細緻描繪當時由此而產生的複雜錯綜之心理。時而激烈，時而消沈，終而吐露自怨自艾的痛苦情緒。運用樸素的語言，系統地傾吐出來；而採取象徵描寫技巧，委婉



曲折，達到文學藝術最高境界。」³⁰曹植作此賦，正是被放逐之時，因此他以其自身所思所感，設想屈原當初被流放時，也有相同的心境。而曹植也藉由書寫屈原，表達自己情感的哀傷、心痛。

肆、曹植〈九愁〉之創作新意

據本論上節所述，可以明白屈原與曹植在他們的生命經歷裡，有相近之處，但畢竟曹植與屈原並非同一人，其處境仍然有差異，這就使〈九愁〉有曹植的新意。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認為：

由於漢魏繼周秦之後，彼時《詩》、《騷》等經典性文本典範俱存，各種文學體類日漸滋衍，「文士」的社會階層，則仍在醞釀之中。此時，著眼於「以生命印證生命」的「擬代文學」所以應運而起，實因它適時地提供一具有「近似的再演」質性的文學（以及生命）形式，使文人既得以借鑒前人的生命經驗，為一己的存在定位，也能在既有的文本影響下，更締新猷，體現融「曾經」與「現時」為一，寓「傳統」於「創新」之中的、深具辯證性的傳承意義。³¹

曹植〈九愁〉是「擬代文學」，而此賦亦有梅氏所言的「借鑒前人的生命經驗，為一己的存在定位」。那麼，曹植與屈原的不同之處何在？其中又反映出何種意義？這是本節要解決的問題。

屈原與楚王之關係，根據以下記載：

³⁰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頁 257。

³¹ 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1997 年），頁 9。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史記》〈楚世家〉）³²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史記》〈屈原列傳〉）³³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離騷〉）

屈原與楚王的共同祖先是上古帝王顓頊，屈原與楚王是有血緣關係。事實上，在楚國以昭、屈、景三姓為貴族，王逸《楚辭章句》說明三閭大夫云：「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可見屈氏在楚國為一大家族。但是到了屈原的時代，屈氏已經沒落了，聶石樵《屈原論稿》舉出〈惜誦〉「忽忘身之賤貧」、東方朔〈七諫〉「平生於國兮長於原野」為證據，說明屈原「幼年蕭條冷落的境遇」³⁴，因此屈原在〈惜誦〉才有「忽忘身之賤貧」一句，其中的「賤貧」也表示了屈原曾經身處地位不高的情況。

屈原的一生中，先擔任了三閭大夫，教導楚國貴族子弟，其後任職左徒，負責楚國的內政與外交。屈原因為遭小人陷害，黨人向楚王進讒言，屈原被楚王疏遠流放，離開郢都。依前所述，屈原與楚王雖然有血緣關係，但是因為屈氏家族的沒落，屈原與楚王的身份連結，仍然以「君臣」視之為是。

至於曹丕與曹植，他們是曹操的第二子與第三子，關係更為緊密，是有別於屈原與楚王的君臣關係，他們是兄弟，是血親。曹丕與曹植在早年有良好的情誼，曹丕與曹植有唱和之作，曹丕〈於玄武陂作詩〉云：「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³⁵、

³²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 40，〈楚世家〉，頁 2，總頁數 6。

³³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 84，〈屈原賈生列傳〉，頁 2，總頁數 983。

³⁴ 聶石樵：《屈原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42。

³⁵ 夏傳才、唐紹忠：《曹丕集校注》，頁 13



〈芙蓉池作〉云：「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³⁶，而曹植〈公宴〉云：「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曹丕、曹植均提及「西園」，以及曹丕云「乘輦」、曹植云「飛蓋」，可知此二詩是在同一時空下所作。而曹植詩中的「公子」，李善注《文選》云：「公子謂文帝」³⁷，也可說明曹丕與曹植同遊，表現出二人的相親相愛。其後，曹丕與曹植歷經了「嗣位之爭」³⁸，最終是曹丕取得太子之位，並在黃初元年登基為帝。因為嗣位之爭的衝突，兄弟決裂，曹植的後半生是「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遷都賦〉），如同是「圈牢之養物」（〈求自試表〉）。

曹植〈九愁〉模仿屈原〈涉江〉、〈哀郢〉，屈原作〈涉江〉、〈哀郢〉時，他已經有過疏放的經驗，其情感有較多的無奈，如〈涉江〉云：「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說到他人對屈原不了解，屈原心懷忠信，此時卻如此失意，他將前往遠方。又如〈哀郢〉云：「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感」，屈原遠望楸樹而嘆息，淚流不止，內心鬱結不通，失意哀傷。而曹植〈九愁〉是他第一次面臨謫遷所作，其中代屈原所言，書寫無奈之處，如云：「心懷愁而荒悴」、「獨悵望而長愁」，均是表明心情的哀愁，精神恍惚，可見他的失志。但賦中更有明顯表現出曹植的驚異、傷心，賦云：「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懷憤激以切痛，苦回忍之在心」，曹植用「慘毒」形容他的哀傷，用「憤激」形容心中痛苦，可見曹植因為必須離開鄴城，遠放鄧城，其心情的起伏波折是相當大的，筆者據此推論，這就極有可能與流放他

³⁶ 夏傳才、唐紹忠：《曹丕集校注》，頁 4。

³⁷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六臣注文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0 年），卷 20，頁 14，總頁數 367。

³⁸ 關於曹丕與曹植的「嗣位之爭」之經過，可參見：黃守誠：《曹子建新探》，頁 71-95、劉維崇：《曹植評傳》（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7 年初版），頁 45-59。



的君王，就是他的兄長有關。

曹植在〈九愁〉將其生命前後時期不同的遭遇，寫入其中：「恨時王之謬聽」、「念先寵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曹海東《新譯曹子建集》注云：「時王，指頃襄王。……作者此賦所謂『時王』亦隱指魏文帝曹丕」、「先寵，當指楚懷王的恩寵。……此亦隱指魏王曹操的恩寵」、「後，指頃襄王。亦隱指文帝曹丕」。³⁹筆者以為，曹海東的考索是有其說服力的。就擬代屈原的角度而言，「時王」、「後」指頃襄王，而「先」指楚懷王。屈原曾經受到楚懷王的重用，任命左徒，頃襄王則因小人的讒言毀謗屈原，使屈原被流放。屈原的生命經歷，前後差異極大。而就曹植自身經歷，在曹操掌權時期，曹植享受榮華富貴，而到了曹丕時期，則是蕭條冷落的處境。他的生命經歷，前後也是天差地遠。曹植在此就以文學筆法，既書寫屈原，也寫自己。

屈原被放逐江南，他的謫遷路徑寫入〈涉江〉、〈哀郢〉裡，而〈哀郢〉提及的地點，有：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
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至於〈涉江〉提及的地點，有：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

³⁹ 曹海東：《新譯曹子建集》，頁39。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

乘舸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入涂浦余儻徊兮，迷不知吾所如。

根據陳怡良的研究，在〈哀郢〉的路徑裡，是：「由郢都出發，沿夏水流亡，過夏首後，續自西向東行，而傷龍門已不可見，緊接又順水而行，舟前方為洞庭，更由此沿江東下，至夏浦，再由夏浦而東至陵陽，其方向乃向西徂東，其地自是江南」。⁴⁰而〈涉江〉的路徑，是：「疑屈原逐放陵陽後，停留一段時日，再自陵陽向西行進，可能先返夏浦，而後至鄂渚。文中則自鄂渚敘起，入洞庭，曾停車方林，而後過枉渚、辰陽，渡過沅水，而入敘浦，其方向乃自東北往西南，目的地雖仍在江南，然方向則與〈哀郢〉所記者相反」。⁴¹在〈哀郢〉、〈涉江〉裡，屈原是詳細的記錄下他所經過的地名，更描寫的沿途的景色。

曹植〈九愁〉模仿屈原〈涉江〉、〈哀郢〉，雖然曹植未在〈九愁〉中寫到他這次的適遷路徑，但在其他作品裡則有記載他後半生遷徙不斷的經過，主要見於〈遷都賦并序〉：

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鄆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未將適於東阿。

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

曹植在平原侯、臨淄侯的時候，是受到曹操寵愛之時，他的生活歡樂，與文人交往密切。而他的人生轉折，就在曹丕登基，任命曹植為鄆城侯，又改任為雍丘王。到了曹叡繼位，曹植又被徙封浚儀為王，最後是任命為東阿王。王巍《曹植集校注》

⁴⁰ 陳怡良：《屈原文學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501-502。

⁴¹ 陳怡良：《屈原文學論集》，頁504。



說明道：「曹植被封為平原侯、臨淄侯，皆未離開鄴城赴任，只是到徙封鄧城、雍丘、浚儀等三地，曹植方離開鄴城去封地」⁴²，可見是否離開鄴城，對曹植的內心影響甚大，而且曹植三遷之地，他自己形容是「連遇瘠土，衣食不繼」，更可知曹植在現實上是相當困頓，連帶的心情上也極為低落。

鄭訓佐〈論曹植〈九愁賦〉的情感內涵〉認為：

正是作者生命歷程的一部真實的記錄。在這篇自敘性的文字中，作者帶著曠古的憂怨與不屈的希求向我們忠實地展現了一個雖然遭讒受詔，但仍不改初衷的堅貞者的動人的內心世界。其思想的深刻，情感的真摯與藝術的精致，可謂絕倫。⁴³

鄭氏用「自敘性的文字」說明〈九愁〉，可見此篇有曹植自身的寫照所在，而其中的情感也表現在字裡行間。〈九愁〉是曹植第一次離開鄴城，貶往鄧城的作品，或許他已經預想了未來的生活，不在如早年一般優渥，所以賦作裡，可以看到他的情感是鬱結不安。從賦作名稱的「九愁」，並參照作品內容來看，可知「九」字不是實數，而是虛數，有極多之意。曹植在篇題即表示他的愁緒極多，本論文前節即論述，構成他的哀愁原因，是被讒人迫害，又得不到君王的諒解。而在內容裡，曹植寫到他對鄴城的離情依依，並明確說到他對君王的忠心。在賦作裡，曹植對於被貶之事，痛心疾首，也難以忘懷。

本節論述了屈原與曹植，他們處境的差異，是在於君臣親疏不同、謫遷路徑不同。作為屈原之後的創作者，曹植，他在〈九愁〉裡不只是模仿、代言，其中更有

⁴² 王巍：《曹植集校注》，頁227。

⁴³ 鄭訓佐：〈論曹植〈九愁賦〉的情感內涵〉，《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總第148期，頁105。



「藉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的用意。〈九愁〉云：

匪徇榮而偷樂，信舊都之可懷。

雖危亡之不豫，亮無遠君之心。

亮無怨而棄逐，乃余行之所招。

上述數句，是曹植表示，即使當朝君王將他逐棄，他也是心懷感念，不會背離君王，他更是責怪自己，他被貶謫是因為自己的行為所招致的。此與屈原在作品裡，數次表達他對楚王的忠心相同。〈九愁〉裡也多用情感的字，如「悲」字有云：「思孤客之可悲」、「悲性命之攸遭」、「仰御驤以悲鳴」、「臨白水以悲嘯」，如「愁」字有云：「心懷愁而荒悴」、「獨惆悵而長愁」、「愁慊慊而繼懷」、「愁戚戚其無為」，如「哀」字有云：「心慘毒而含哀」、「哀後施之不遂」等等，都表達了曹植內心的波折，並且以哀傷的情感為主，這繼承了屈原在作品中書寫作者主體的情感，曹植也將他對於未來悲戚、愁思，表露無遺。

伍、結語

屈原與曹植，均是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文人，屈原的作品影響後世深遠，而曹植受其影響，在作品裡就有屈原的影子，李重華《貞一齋詩話》論曹植的辭賦說：「屈、宋《楚辭》而後，不應輕擬騷體，必欲擬者，曹植庶得近之。」⁴⁴曹植的生命經歷，與屈原相近，他們都是初期受到重用，其後因故而遭到君王疏遠、貶謫。

透過本文的論述，可知〈九愁〉是曹植透過想像屈原第二次被放逐的心境，寫作而成的。由於曹植作此賦的時間，正是他被貶為鄧城侯，所以賦作裡的情感，雖

⁴⁴ [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說》，收錄於[清]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下冊，頁927。



是寫屈原，實際上是寫自己。在〈九愁〉裡，曹植寫屈原被邪佞黨人的讒毀，君王對自己的不諒解，這都使他相當痛心。曹植又寫屈原離開郢都時，內心是糾結不捨，並將此種心情抒發出來。曹植也寫屈原即使被放逐到江南，仍然忠心於楚國楚王，表示自己絕不背棄。而在賦作裡，亦有描寫神遊天地，意即他能超脫時空，不受現實的拘束，至於行於山林，則是表現了孤獨之感。清人丁晏評此賦云：「楚騷之遺，風人之旨，托體楚騷，而同姓見疏，其志同，其怨同也。文辭凄咽深婉，何減靈均！」⁴⁵又〈陳思王年譜序〉云：「王既不用，自傷同姓見放，與屈子同悲，乃為〈九愁〉、〈九詠〉、〈遠遊〉等篇，以擬楚騷。」⁴⁶丁晏所言切當，曹植〈九愁〉的屈騷精神，既有他來自楚辭的淵源，更有他的新意，並且表達了自己的哀愁，正如其賦名之「九愁」，其愁思極多。

曹植與屈原在生命經歷，有其相近之處，因而創作〈九愁〉一文。但曹植與屈原是不同的二人，他們的處境仍然有不同的地方。放逐屈原的楚王，是與屈原有血緣關係，但已經相距很遠，而放逐曹植的君王，是他的兄長，曹丕。曹丕與曹植在早期更有親密的情誼，曹植面對被曹丕放逐，內心的哀痛是更加巨大。屈原的流放路徑，主要是江南一帶，而曹植作〈九愁〉時，雖是初次放逐，但他也預示了未來的困境，而從他後期的生活，也驗證了他的擔憂。曹植在〈九愁〉裡，書寫屈原的經歷，並藉此表達自身的內心情志。曹植的〈九愁〉，是沿著屈騷傳統而來的文學作品，並有著屈騷情懷，更可見此篇作品的繼承與超越之處。

⁴⁵ 〔清〕丁晏：《曹集詮評》，收錄於《曹子建集評注》，頁10。

⁴⁶ 〔清〕丁晏：《曹集詮評》，收錄於《曹子建集評注》，頁210。



陸、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 〔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 年。
-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
〔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7 年。
- 〔魏〕吳質：〈答東阿王書〉，收錄於〔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冊 2。
-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六臣注文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0 年。
- 〔宋〕錢杲之：《離騷集傳》，收錄於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08 年，冊 4。
- 〔清〕丁晏：《曹集詮評》，收錄於《曹子建集評注》，臺北：世界書局，1989 年。
- 〔清〕吳淇撰，江俊、黃進德點校：《六朝選詩定論》，揚州：廣陵書社，2009 年。
- 〔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說》，收錄於〔清〕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年。

二、近人論著

- 于浴賢：《六朝賦述論》，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 年。



- 王琳：《六朝辭賦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 王巍：《曹植集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
- 周建忠：《楚辭論稿》，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 夏傳才、唐紹忠：《曹丕集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
- 高秋鳳：《〈楚辭〉三九暨後世以九名篇擬作之研探》，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
- 曹海東：《新譯曹子建集》，臺北：三民書局，2017年。
- 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1997年。
- 陳怡良：《屈原文學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
- 傅錫壬：《新譯楚辭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11年。
- 游國恩：《離騷纂義》，收錄於游國恩著，游寶諒編：《游國恩楚辭論著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冊1。
- 黃水雲：《六朝駢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 黃守誠：《曹子建新探》，臺北：雲龍出版社，1998年。
-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 劉維崇：《曹植評傳》，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初版。
- 鄭訓佐：〈論曹植〈九愁賦〉的情感內涵〉，《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總第148期。



聶石樵：《屈原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